

xIAO
SHUO
小说
山庄

《环球时报》编辑部 编

SHI
AN
ZHUANG

外国最新短篇小说选

小说 山庄

外国最新短篇小说选

《环球时报》编辑部 编

执行编辑 周晓莘

XIAO SHUO SHAN ZHUANG

WAI GUO ZUI XIN DUAN PIAN XIAO SHUO XUAN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山庄 /《环球时报》编辑部编 . -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2002. 3

ISBN 7 - 02 - 003740 - 2

I. 小… II. 环…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世界 -
现代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8693 号

责任编辑:全保民

责任印制:周小滨

小 说 山 庄

Xiao Shuo Shan Zhuang

《环球时报》编辑部 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50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2002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ISBN 7 - 02 - 003740 - 2 / I · 2862

定价 16.00 元

阳光的颜色是不同的

——《小说山庄》序

余 华

应《环球时报》周晓萍女士的邀请，我来为这部出色的小说集作序。其实这份工作应该属于社科院外文所的学者，正是他们的不懈支持，当然还有《环球时报》领导的重视和周晓萍的努力工作，才有了今天《小说山庄》的结集出版。

我不知道如何来谈论这部书带给我的阅读感受，这样的感受就像是在热烈的阳光里分辨着里面不同的颜色。这里的作者遍及世界各地，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他们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不同的语言文化，有着不同的肤色和不同的年龄，还有不同的嗜好和不同的习惯。太多的不同使他们无法聚集到一起，可是文学做到了，他们聚集到了这部书中，就像不同的颜色被光的道路带到了阳光里。

阅读这部书有时候仿佛是在阅读一幅世界地图，然而我们读到的并不是一张平面的纸，在那些短小的篇幅里，在那些巧妙的构思里，在意外的情节和可信的细节的交叉里，在一个个时而让人感动时而让人微笑的故事里，我们读到了什么？我觉得自己读到了一段段的历史，读到了色彩斑斓的风俗，读到了风格迥异的景色，当然这是人的历史，人的风俗和人的景色，因为在我们读

到的一切里，我们都读到了情感的波动。我想这就是文学，文学中的情感就像河床里流动和起伏的水，使历史、风俗和景色变得可以触摸和可以生长。所以这部书并不是一幅关于国家和城市的地图，也不是关于航线和铁路的地图，这一幅地图是由某一个村庄、某一个街道、某一幢房屋、某一片草地和某一个山坡绘成的，或者说它是由某一个微笑、某一颗泪珠、某一个脚步、某一个眼神和某一个转瞬即逝的念头堆积起来的。它是由生活的细节和想象的细节来构成的，如同一滴一滴的水最终汇成了无边无际的大海一样。

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也没有一个人生是可以替代的。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着只属于自己的生活，世界的丰富多彩和个人空间的狭窄使阅读浮现在了我们的眼前，阅读打开了我们个人的空间，让我们意识到天空的宽广和大地的辽阔，让我们的人生道路由单数变成了复数。文学的阅读更是如此，别人的故事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阅读这部书就是这样的感受，在这些各不相同的故事里，在这些不断变化的体验里，我们感到自己的生活得到了补充，我们的想象在逐渐膨胀。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故事会不断地唤醒自己的记忆，让那些早已遗忘的往事和体验重新回到自己的身边，并且焕然一新。阅读一部书可以不断勾起自己沉睡中的记忆和感受，我相信这样的阅读会有益于自己的身心健康。

2001年10月15日

MB/2012/06

《环球时报》开设的“小说山庄”是洋的，但更为重要的却是它的新——是《环球时报》特邀国内知名学者、翻译家精选并翻译的外国短篇小说新作，在内容和手法上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环球时报》开设“小说山庄”的初衷是为了愉悦读者，因此“山庄”里的小说让人读起来不累。你来只是为了享受。你有权享受。

第一辑

- 肥硕的埃乌尼丝 [乌拉圭] 安德莱阿·布兰盖著
赵德明译 (3)
- 等边三角 [乌拉圭] 马·贝内德蒂著
陈众议译 (13)
- 新婚前夜 [乌拉圭] 马·贝内德蒂著
陈众议译 (19)
- 巴黎的判定 [美国] 伦纳德·梅里克著
高兴译 (25)
- 完美的新娘 [日本] 日向照子著 文哲译 (36)
- 康康舞 [美国] 阿尔托罗·维旺特著
高兴译 (43)
- 无法隐藏的爱情 [西班牙] 恩里克·哈尔迭尔·彭塞
拉著丁文林译 (46)
- 瓦朗日维尔 [美国] 威廉·博伊德著
高兴译 (50)
- 虚拟爱情 [阿根廷] 切·索华兹著
陈众议译 (62)
- 今晚, 我能请你散步吗? [罗马尼亚] 伏拉德·奥普朗著
高兴译 (65)
- 欢乐 [俄罗斯] 尤里·佩特克维奇著
刘文飞译 (70)
- 卡门小姐 [巴拿马] 胡安·阿维拉著
陈众议译 (79)

目
次

皮荣老爹 [法国] 玛丽和约瑟夫著
吴岳添译 (86)

马丁法官 [捷克] 伊凡·克利玛著
高兴译 (92)

第二辑

静坐 [美国] H·E·弗朗西斯著
高兴译 (99)

这不是传说 [日本] 左藤裕美著 淳流译 (102)

太郎的故事 [日本] 伊藤博著 吕莉译 (105)

为什么 [罗马尼亚] 伊昂·伯耶著
高兴译 (108)

敞开的窗 [罗马尼亚] 安娜·勃朗迪亚娜著
高兴译 (110)

念珠 [美国] 罗伯特·凯利著
高兴译 (112)

星期天,在动物园 [美国] 斯图阿特·迪贝克著
高兴译 (114)

电话 [罗马尼亚] 格奥尔基·施瓦茨著
高兴译 (116)

远去的海 [日本] 内海隆一郎著
陈喜儒译 (118)

汽车被劫 [南非] 莱内莱·福斯特著
李新烽 曹大松译 (121)

母亲 [美国] 格蕾丝·佩利著

高兴译 (124)

墙上的窟窿 [以色列] 埃德加·凯里特著

钟志清译 (126)

第三辑

走运 [美国] 莱姆·奥布赖恩著

高兴译 (131)

劳驾,快点 [秘鲁] 碧拉尔·图著

赵德明译 (141)

经历过晚年的孩子 [日本] 山田咏美著 吕莉译 (151)

醋意 [塞浦路斯] 伊·奥·阿德米多著

严谨译 (161)

埃连陆上遇难 [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著

邹海仑译 (168)

扔掉拐杖吧,瓦夏! [俄罗斯] 符·克鲁平著

刘宪平译 (174)

一个小女孩的心事 [西班牙] 克·佩里·罗茜著

丁文林译 (187)

美丽的谎言 [日本] 远藤周作著 陈喜儒 (194)

人生过程 [埃及] 胡达·贾黛著

郅溥浩译 (205)

鞋 [以色列] 埃德加·凯里特著

钟志清译 (210)

第四辑

- 尼科尔的“副本” [美国] 阿拉斯戴尔·格雷著
 高兴译 (215)
- 夜半来客 [美国] 罗伯特·阿瑟著
 晓钟译 (218)
- 黄色箭头 [俄罗斯] 维·佩列文著
 陈方译 (222)
- 同心恋 [西班牙] 索·托尼兹著
 陈众议译 (236)
- 模拟 [阿根廷] 胡里奥·科塔萨尔著
 赵振江译 (242)
- 影响我们生活的小白 [捷克] 法第尔·哈兹奇著
 严谨译 (246)
- 甜蜜的噩梦 [西班牙] 索·托尼兹著
 陈众议译 (250)
- 门把手 [捷克] 法第尔·哈兹奇著
 宗流译 (256)
- 倒霉饼干 [美国] 查尔斯·E·弗里奇著
 邹海仑译 (261)
- 万圣节奇遇 [墨西哥] 苏·卡斯特罗·瑞阿著
 陈众议译 (265)

第一辑



肥硕的埃乌尼丝

[乌拉圭]安德莱阿·布兰盖著 赵德明译

—

埃乌尼丝二十岁，体重一百一十四公斤。如果是在一百年前，会有画家聘请她做模特儿，她也就有可能以此为谋生的手段了。而如今她已经白白浪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在找工作，这几个月肯定是更加频繁地打开冰箱寻找些吃的东西。

通常人们都以为胖男人平均每天看十一个小时的电视，胖女人一定是大量阅读爱情杂志的结果，可埃乌尼丝从来不看杂志。她偶尔尝尝有名的炸薯条，可绝对不去注视那闪光的银屏。

在她找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没有一家饮食业的商店愿意雇用她，原因是担心她偷偷地吃周围几米之内的各种食物。埃乌尼丝最后在一家花卉店里谋得一份工作。当然没有人会想象她去品尝蕨类植物，或者天竺葵，或者试试黄玫瑰的味道。实际上，埃乌尼丝对花卉的名称了如指掌；从她那圆圆的面庞上总是散发着纯朴的光彩。店主预测肥硕的她出现在店里会产生市场效益的。

于是，埃乌尼丝在木凳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录音机里一次又一次地响起同一盘新潮音乐。有时，她伸出胖嘟嘟的手，轻轻抚摸印花窗帘上的叶子，指尖上感受着布面的粗糙。时间大量地溜走了。

二

埃乌尼丝的家位于圣约瑟大街里面的一处老单元房里。每逢周末，她就把一身的肥肉时而平躺、时而侧卧地分摊着，把整个体重压在床垫上，一面听凭来自灰色天井的声音摆布。那各种各样的声音仿佛出自一位卡塔戈神的大嘴巴：孩子们的哭声，妇女因为午饭时间临近的着急声，美国连续剧中的枪声，没调好台的广播声，男人们的抗议声。

埃乌尼丝虽然体重一百一十四公斤，却从来不做饭。一到星期六，花卉商店关门之后，她就去居民区旁边的人头攒动的集市上走走。她拎着几个空口袋，停在两个重要的摊位等待。一个摊位是贩卖猪肉灌肠的卡车，上面堆起的货物比等待的顾客人头还高。在人们的眼前，吊挂着一串串玫瑰色的灌肠，一圈圈黑色的血肠，一条条熏制的大香肠，肥肉透明的小香肠，一块块稀有动物的排骨，有时还有样子可怜之极的乳猪头。

埃乌尼丝一面排队等待，一面扫视着那一堆猪肉，这堆肉的命运就是转变成人肉。最后，她买了一大堆香肠、腊肠、猪头、猪骨和小熏肠——如果有香喷喷、油光光的肉饼，也总是要买一些的。

然后，提着一个已经装满的口袋，她又向奶酪的摊位走去；在等着排号的时间里，她心里在想那些干酪上迷宫般的洞眼，想着那块带臭味的法国羊乳干酪好玩的样子，想着那个农场出的奶酪从淡黄到橘黄的系列色调，这个牌子的奶酪令人联想到一幅绿色庄稼和日出而作的农场主一家人的图画。埃乌尼丝要了一公斤奶油、一公斤酸奶、一公斤果酱。她兴致勃勃地望着那些大罐子是如何倒出那些黏糊糊的东西，剩下的果酱又是如何争先恐后地聚成一团的。光顾了这两个摊位之后，埃乌尼丝剩下来要做的就

是照例要去一趟面包店。在那里，她要买上几种刚刚烤出来的家常面包，那形状很像神话中的牛角号；此外，再捎上几袋牛奶。

埃乌尼丝令人惊讶地提着满满两大袋东西，慢慢地走回家中。从星期六下午到星期日，她眼前总是耸立着一些高大的影子。

在那宽大而结实的铁床旁边，床头柜上总是放着读了一半的某个烈士、英雄、音乐家或者旅行家的传记。

三

来这个店的有两种顾客：爱花的和爱人的。爱人的顾客范围比较大，从来不浪费时间，其中有：未婚夫、情人、密友、有妈没爸的儿子。相反，那些专门来买自己喜爱的花卉的人，则在店里磨磨蹭蹭。这些人以科学家一样的精明仔细观察叶子是否鲜绿，土壤湿度是否适中，气味是否正常。

爱花的人中，有个盲人颇为引人注意。他戴着一副从来也不



爱花的人中，有个盲人颇为引人注意。（插图：王复羊）

摘下来的墨镜；据此，埃乌尼丝预感到那眼睛后面一定有某种可怕而不可亵渎的东西。他在植物方面是个了不起的行家里手，在决定买下某种植物之前，他要仔细考虑光照、浇水、花盆、修剪等问题。他不大说话，可是埃乌尼丝看到他无需问人就可以走遍整个花店，时而用手指辨认叶子，时而伸手量量植物的高度。

埃乌尼丝内心很矛盾：一方面很想问问这个瞎子是不是能够猜测出植物的颜色——想象一下颜色或者失明前依稀记忆的颜色；另一方面则是胖人常有的令人尊敬的沉默、慢慢的呼吸，而不是与顾客热情的聊天。

这个瞎子经常要闻一闻摆出来的花朵，大胆地猜测花朵的名字。他从来没有猜错过。对于瞎子的命中率，埃乌尼丝只是微微一笑，绝对不敢放声大笑，因为担心瞎子会觉察出胖人特有的喘息声。每当埃乌尼丝透过玻璃橱窗隐约看到瞎子准备进店的时候，她立刻从抽屉里拿出香水瓶来，在胳膊和颈项处洒上几滴香水。一个嗅觉如此灵敏的男子，无论他自己多么干净利落，也会猜出这一百一十四公斤肉体发出的香味。

四

一天，瞎子提出有个星期日的工作请埃乌尼丝来做。具体地说就是给他花园里的攀藤剪枝，因为它们眼看就要闯入邻居的窗户了。瞎子答应给埃乌尼丝购置爬墙用的梯子。他喜欢干花园里的活计，可是登梯攀高的事情实在做不来了。

埃乌尼丝虽然同意了，但是感到害怕，因为她担心自己的身体会把梯子压垮，跌落在呆傻的瞎子面前，后者不得不极力扶起她那遍体鳞伤、肥硕无比的肉体。

星期日，她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向瞎子的住宅走去。那是

一所由建筑师贝约设计的住宅，小巧而美丽，与罗多公园为邻。住宅里面，进门的一侧有个漂亮的木制旋梯可通二楼。当瞎子建议从另外一侧去花园时，埃乌尼丝松了一口气。幸运的是这个栎木老楼梯在埃乌尼丝的重压下没有发出声响。

花园里，勤快的瞎子早已把一切准备齐全了：大剪刀、手套、水管和其他花匠要用的工具应有尽有。二人站在一架结实、耐用的新式钢梯旁边休息了片刻。这种梯子眼下在五金百货商店有售。这一切让埃乌尼丝感到满心欢喜，她立刻热情地动起手来。

五

干到下午，埃乌尼丝和瞎子已经把圣达·里塔斯花园里的攀援植物和各种花卉安排得井井有条了。时值八月，可是这一年不知什么原因，仍然是夏天般的炎热。收工时，埃乌尼丝浑身又是泥土又是汗水。这时，黄昏来临了。

瞎子建议燥热难耐的埃乌尼丝到厨房旁边的洗澡间去洗个淋浴。他迅速而彬彬有礼地给她拿来绣有花体字母的白色大浴巾。埃乌尼丝这时已经疲惫不堪了，所以没多想就接受了这个建议。她插好门闩，脱去工作服，照照镜子之后，打开冒热气的喷头，便钻进水中去了。

埃乌尼丝的大部分身体裹在温暖的水流里，她在“哗哗”的水声中，开始哼唱起一首民歌来。很快，她闭上眼睛，让水流落在肥厚的后颈上。喷头的力量显得凶猛无比，水流冲在瓷砖地上发出巨响。

突然之间，哼唱变成了惊叫。一双不容拒绝、一意孤行、陌生的手闯入水中，抚摸着埃乌尼丝肥硕的身躯。埃乌尼丝浑身颤抖起来，在慌乱之余她明白了：这间洗澡房是按照老式建筑的规